

渭州府志

同治元年

紀地

遺蹟

桂平

批鱗坊在廟內邑人為明御史劉台造

坊在四穿樓為明嘉清舉人陳中立造

節孝坊左

明方麻中為甘垣然妻李氏造通志引文載

節孝坊左慶祝街雍正六年為生員黃毓英妻謝氏造

節孝坊左具前街乾隆三年為覃愷聘妻辛氏造

節孝坊左慶祝街乾隆十年為李孝桂妻覃氏造

節孝坊左乾隆二十八年為羅正洪妻麥氏造

節孝坊左

道光元年為葉永淵妻曹氏造

節孝坊左

道光六年為張可則妻陳氏造

節孝坊左社波圩道光十六年為楊理妻甘氏造

節孝坊左慶祝街光緒十二年翰林院編修賴鶴年為祖母陳氏造

節孝坊左慶祝街光緒十九年翰林院編修賴鶴年為母廖氏造

節孝總坊在西門城外

貞壽坊在慶祝街乾隆十七年為黃楚熊妻楊氏建

昇平人瑞坊邑人邱廷秀妻里人生於雍正五年丁未卒于道光八年戊子年一百二歲子大人孫十九人曾孫十四人元孫二人五代合堂 御賜昇平人瑞坊額

百歲坊在宣二里邑人鍾君寵五代同堂壽逾百歲乾隆五十年

御賜壽坊

新亭明成化間都御史薛雍建參將口潤修今地莫改

望應亭在西山傍康熙十三年知府金世濟建今圯 金世濟望雁亭記夫古之君子意有必過必書而誌之以傳其事初不忍默之而已也故昔兩誌天津也雖角誌宴游也半誌康阜也余自舉移守海

江觸瘴霧冒重烟日食盡米怨之然為寒暑之失宜飲食之未調以干不正之氣故慎節之余更不敢自是其身时而窺園抱甕以勞其筋力时而登高長眺以寄其將來郡城之西有山曰思靈突為郡山之冠余今

一二友人振崖蹶躓常陟其岑目之此見烟云縹緲林村蒼茫不覺臨風歎曰古稱衡陽路遠雁不能至夫

衡陽楚澤之區猶未甚遠已為鴻雁所畏而不敢至今粵西逾衡陽又幾千里去京師更遠則此畏逾甚而

不敢至愈深余之未守于此炎蒸瘴癘之氣大與中土不美風雷水霜異其怪既不能觀雨暘時若秋冰

物之功且土地荒穢又无山有野敘肯酒嘉味可以樂衍君子况经历兇亂之余鳩形鵠首之殘骸衣食未

充菜色堪憐役不能樂康又而頌羊蓋乃徒翹首燕云万里飛鴻而省陳宗影疏殆不勝慘自為心許曰鴻
漸于遠今使余遙睇而不可終見其可慨也夫乃作亭而名之爰係以歌歌曰鴻雲不至兮興岫雲高烟瘴
渺漫兮猿猴嘯之石齒々兮江村蕭々者无佳景兮將安託而不進振翅兮高舉遠翔兮天杳望不來兮望
无極歎寄无踪兮長太息徘徊瞻眺兮思灵之顛聊以名亭兮寫余徘徊
亭際晴開出翠微乱云為放好山烟低隔岸迷官渡花漲平橋沒釣磯入耳閒情嘖鳥語枝窓新綠蘸人
衣塵

綠到此真清絕洗尽浮埃總息機

春風亭在府學宮內又有射圃亭今皆廢

湧金亭在府城南江岸今圯

倚亭在西山龍華寺右取李白江成如畫意也

國朝法燦題西山登亭詩淡掃秋云翠掃空晴窗如昼曉

烟籠一灣竹迳牽叢棘双鎖杉陰染老松爽氣新曉風露石間情早寄鶴琴中半山洗石庵頭過先叩禪關

周远公山徑策紅树憐盤龍華寺寺出林端登高有志慵穿屐却熟无方便脫冠上界徐聞僧磬初危樓对

照佛灯攢千般俗虑都刪尽一湖新漲眼更寬明窓四啟不容閑山鳥无心在往还万户連云城似甕两江

夾鏡水如環風前尚歛秋光媚檻外猶歌怪石頑偷得公余同半日已知超越出塵寰遠光排闥送余青薄

暮催归且暫停托景匆匆多去日怪人落々殘晨早待携美酒評三雅試品名泉著一經有力賈山开菊徑

風流不浪晚香亭

袁珏詩山臨行斜繞數重入門接眼記遊踪

冷鶴吾前代樹一聲風送夕陽鐘林深僧去無人跡石壁題詩倚古松掃叶烹茶品乳泉園中風味少塵烟停杯細把流光憶屈指初遊十五年

振袁縣志補

運弄亭在斷崖峽明錢溥有平遠碑

新補

迎暉亭在南門外乾隆十七年知府胡南藩撤南江廢亭並有碑記

道光三年知府孫世昌重修有記

南藩迎暉亭記亭名迎暉寅寅出日之義也日出而敬以迎之安而祀以迎之其義一也漢郡前有南江亭逼近江渚傾頽荒落亭前岸石參差不成階級非所以通往来而昭敬慎也余乃述其旧址而民地之止

者恢扩而高大之既成顏其堂曰澄濟以亭之門曰迎暉又石之壘石成岸砌石成欄今而後往來宴客幽肯遠我其或不免於道席不治之憂矣嗟改郡者諸亭水剝石泐皆平陂南浦而外無元南江之名豈

其書缺有間耶余每過此穆然深思畢然高望而遠志不禁有味于寅寅出日之義焉故特記之如此勸是舉者桂平令楊君大潰平南令李君仲良貴縣令黃君德星胡君潤一武宣令張君昌泰七督工趨事于其間者桂平尉宋泗源也

又詩云水涵南外亭臨古渡頭今向浮蟄戶岩窺繫格舟村火千村暮云霞一第收山城數接字圓轍未全安

振袁縣志補

孫世昌詩迎暉亭記環潭照碧烟以也其南江

北岸旧有亭為前守胡公南藩撤廢亭旧材於延順曰迎暉蓋以光蓋往來地當街安取當街之意耳亭道

幾七十年風雨剝蝕漸次傾圮宋公邦夾為守時擬修未逮道光元年辛巳秋余奉

署廟舍皆就修飭惟斯亭獨頽敗不整殊失大觀除道之意追宋公謂余曰郡治其亟修者惟八公祠迎暉

亭請終吾之志余欣然諾之壬午春屏書就理遂修八公祠既畢初爰捐金諭吉庇新鳩工剝其檁株其

牆垣以潯州參軍陳學濤量其事計四十日而工成於時啟更詳紳進而請曰聞諸父老斯亭昔為樓基乃

東坡旧遊處古蹟无存鄉與陳正年願釀金成之為斯亭外臣余舊志子瞻謫南柱道之貴邑訪孝子梁

詒曾遊東井南洞皆留石刻初未敢斯樓之遊且樓亦无考豈傳聞誤耶但嘉其意美其志遂許之亦計曰

歲事于是序仍旧名顏其樓曰潯以志俗也夫潯水東流思陵西峙橫陳控銅鼓之險洞天賴白石之秀波

光云氣恍若樓級因是壯樓亭之觀而問角吾輩重簷覆楹亦足助山川云物之觀矣其於商賈亦无虞日

斯為斯樓可豈可懸庶幾先道滌水治之誠亦以大胡公之創而卒成公之志也

夫 振孫志補

宣亭在府城左以灌閣上

清道宜亭記必僂蹠勝蹟而後宜於遊必吾陶迴廊益以佳絕怪石之錦幄繡

刻而後宜于懸游終其身先遊之目哉天地之大何地不与我且何物不与我宜我先所以宜之者而徒

求者于他安知此謂足以娛心志悅耳目之非賦天札而障灵府者乎想望王子安海之明年廢修弊別文

以熟人以和一時翕然林衡良馬君子之為政也本於道德道德散於一心心必空如鑑平如水然後張弛

寬猛隨之發而成宜古名賢宦轍所至往往揮扇明月暖之地築台修亭或獨登眺或陽宴陽詠宜就逸樂

哉凡以乎靜此心以養出政之本也顧渚泊荒僻无堪駐足者怒望于左以權关之左構亭三楹基以巨舟覆以竹瓦八窓敞豁爽絕塵囂適其額曰宜亭自公之余是遊是憩當夫碧天開霽日浴蘇波遊鯈撥刺于前思吳簪翠于后凭欄四顧致足亦也好風從東南來飄々動人襟裾沽客帆檣容与上下漁艇往來浦溆与浮鷗相狎一陂暖開尚各有机心手暮色蒼然江流月湧望隔江之漁火所著寺之鐘声塵慮紛紛頓消归鳥有此皆亭之宜于人而為登斯亭北之所同也至于霖雨以漲歸燕洪涛巨浸中一任奔騰澎湃而以虛為實以靜利功相彼隨波逐流者須臾之頃洵汰零尽此亭之佳且於怒望者乎怒望日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偶宦斯土不可无一遊憩之地以少洗塵容庶此心不至銅鼓耳他何計焉吁怒望于一亭之構猶不忘消弭克已其所見不又加余數乎哉因濡墨而為之記

缺无從鈔補

王勅宜亭春盡觀魚歌我下鄂杜郡清江春潮試出爭逐艘銀花斫給刀錯落擊鮮娛酒

磯百拉第見真氣多矜奇渺觀解渴迴前波長綰巨鉤隨意鼓鬣張臂樹多所之泥沙低窪滄波潛乾坤惠視同一施直鉤可致良自喻字憂沮洳遺歲喘昔步屐從南何勇全義湘源山水窟揭來靜靜兩經年独对思吳靜我勿為政无能散止名馳張直顧无遠闕宜亭面江以搖春凌雲之桀艤然新如烟欬初雨细细穀纹紋卷魚鱗浮天四淨青園野點塵不染明鑑人水心潏利兩嶽影摩斜風吹肺臆結網因知能事深流淵豈渭緣天幸凭欄引眺相軒渠倒持失錯漁非魚臥遠窺伺費勞索遂令终日无一

魚恒情競利皆於世故由來因所踐張奉向夕境向為逐之口口空意成陸子諱文理趣該一篇起平非
諧談相和當此心宜开莫訝月黑云徘徊長歌他日笑指偶然作猶勝東津一再來 振素縣志補

寒亭在城西五里有泉出自石罅清冷異常冬夏不竭

宋姚嗣宗詩井邑倦炎酷西岩阮獨清人皆有

涼意亭遂得寒名

平波亭

注見南明

南浦亭

注見南明

涵碧亭在府城東三河口今廢

林若述詩岸外通幽步沙明映蔚藍双江澄夕霽水色一亭涵 國朝楊

大瀾詩渺々三河口凌虛結短亭沙明因水碧好就浴前汀 潘鉅和韻清江園外市野岸結云亭一此明

沙外天低接晚汀 以上二詩振素縣志補

樓臺亭在西山洗石庵右同治間張榮組重建

玉泉台在府城外今圯

國朝周世紀詩近馬道城塢探奇閣古台玉泉臺閣烟青眼為誰開 振素縣志補

潯陽樓在南門外並暉亭前乾隆二十八年建每當春曉烟霧初開白石独秀諸峯拱峙銅鼓灘與潯江并

梅陽樓在下村樹扶疏塔影倒流古渡虹桥烟波天濤天然一畫圖也旧以潯樓春曉為八景之一 國朝

叶觀國詩潯樓元潯陽樓始建于乾隆之癸未安桂平寧吳君志館出其官俸誌于郡守蒼溪楊先生而

蘇也。澤陽者以其當郡城之南也。是年冬，余以校出未澤而棲，適落成。吳君因示余為文記之。余謂古之所謂利溥乎令者，輒為其官之有所創，建若樓若閣若台，口之矣不一而足。豈以是為娛遊覽壯觀瞻已哉？蓋必其平日有利人濟物興舉廢墜之是改，改后隨處口實。一見諸施為而煥發其氣象，岳陽樓滕子京政通人和而後修也。清總樓長孫勣儉課農桑風俗大革而作也。黃州樓蘇文忠公治水功成而築也。斯皆見於當時，施乎后世。覽古者往往循遺跡而思善法，豈偶然哉？且斯樓固郡官迎送宴旅之所也。國藩將軍襄公之入，陳見其道，弗不可行，候不坐繩而知深改之不修，因述先王之制，宴至國尹以告，候人為并與出郊，勞門戶除門。古人之于宴旅如此，其不敢忽也。然則亦樓之是是布為汝之一端也。夫澤之先有以四安名樓者，美郡守胡君南陽于此以推明敬天之義，則事不遠後事之師。今吳君勤其政而勇于義事，死不擇則其為昔而為三矣。

續記白澤湖

宋庾德明詩：荒烟漠漠，双江上往事悠。古戍孤春到，偏勝青嶂渡樓。

吳寺鐘聲

收四更夜水芳吟月一笛漁歌口倚樓近暗搖杆人似欲成沾 聖澤徧遐陬 徐舒典詩澤

白河必渡

州旭日近暉帶水流十里泉源襟帶東庄帆柳影未歸收元龍百尺齊云越黃鶴千年逐浪游

幾處梅花

公玉角城南猶憶使君樓 以

上二詩見吳志補

出岫浮不知江上客浪跡幾人留

捲雨樓在府城西門上

國朝潘熙捲雨樓賦

注云以綠木圓青嶂升為韻

城闕連綿山樓結束蔓

草榮青平原延綠望奇峯而崑崙之起三枚對老樹之玲瓏鳥雲一尺錫名捲雨可自數巡意披罔如親
 予于尔乃烟浮廊郭風觸岩阿江鷗或雲石燕雲過留郎戴笠寒女披簾旋禾伏潤之肥膏融香穉頓見甘
 津散珠玉繞層南以目極度物於時和地控偏隅檐高數仞與思古而相當借颯風以並峻依稀平遠
 暮春清之新翻彷彿峻嶒覓舊痕之旧印何須望雁雁翼雪樓不藉湧金金枝自潤如依淨練愛淨洗之娟
 娟若傍寒亭覺寒侵之陣陣至其微觀虛牖高洒疎樞初掛朱簾訝春景之將霽俄歸碧瓦仍痴云之
 未醒樹依門而落叶鳥穿戶而梳翎雄據參差動悲聲于短角易慙縈繞抱清景于長亭散漫披帷徑埃
 漠漠空濛拂檻蕭瑟冥冥口口樓中悄習靜以浮白山當雨後結氣氤而吐青于是叉手而吟豁眸而望白
 石森羅紫荊蕃暢樓前代之書岩聆平波之魚舫冷冷可听峯彼乳泉汨汨其來迎蒼生浪形恍惚於千端
 神吏猶于万狀鏡寫清流創攢遠壘用紀登臨時容跌宕巖巖而城之追迹玩古跡以徘徊明灯未上錦幕猶
 用同去暮之亭誰為作記拟雲歌之詞定有憐才或語題衣知此處長夏不淺倘逢還集閣于斯道復何來
 岑頭云合樓上誰催共卜甘霖之沛而待看弱幹之栽 李仲良詩矣故何太醜雨脚望酬曾見秋風起
 披襟捲雨樓 振素果志補 林蒼通詩結構云

霞重捲簾暮雨入浮嵐繞四圍坐久衣袂濕

喜雨樓在府署知府胡南藩延有記

胡南藩記郡西有山曰思賢自大藤峽蜿蜒而東層巒疊嶂至郡五

里特開辟嶂放潯官廨背西向東地勢之壯宜也况西方金母群物託命東方青帝王生乃宋發東潯長安

始基之則義亦有取焉余於壬申秋末守于潯公余之暇明年于署后隙建一樓用接西山之脈訖工夏大

月樓成時雨適沛民之讙呼于野者食曰公守吾潯不期自年廢具矣今茲之為是樓也公將退食其中未

成而天不雨恐雨之妨斯樓也于是相率為喜雨之歡余亦賦四言詩以落之題之曰喜雨樓式謂余曰昔

蘇子瞻以是名亭於扶風志喜也公裴馬可乎余應之曰子瞻之治扶風余所慚也亭樓成而雨則非子瞻

與余之所能為也天也然則喜雨之名又豈子瞻之亭之所得專哉抑余謏子瞻之記發明時雨之賜者至

矣顧其歌詞頗美于消搖者之所為非此以敬天之賜也意者喜之至而不覺其出于謔耶余登斯樓而喜

斯雨而臨斯民兢々焉恐民之望余如父而余他日之慰民望者不克如今日時雨之賜也是烏可以不敬

也欤 林有席登喜雨樓賦有序乙亥十月既望林子与太守檀棠先生登郡署喜雨樓高瞻遠矚水抱

山環平野蒼然炊烟相接而先生治術崇闕遠迹康熙宛然在目不禁滿老躊躇少頃讀樓記及落成詩有

味乎其言之又題柱句云西山屏障通靈脈甘雨恩膏溢郡樓蓋取茲樓之由名樓之義舉之矣遂以為

韻而作賦曰稽古烏潯之野興潯之溪名山矗矗拔地巖巖開口蓮分几瓣鋪綠葉兮平地口口口

口口而在办方則雄据于百履土斯旺厥基孔口咽喉口口口鎖鑰控口靈夷托形胜而观天塹固全湯
以自鼓聲斯官寄全城于典郡惟良二千石是况依者也于是植棠先生發跡盧嶽出守粵山鑑清漳之双
練对白石之旅密听滩頭之銅鼓俯塔下之波瀾不棄請然與嘆曰吾所守土非昔日馬援所經谷永所置
陸續所安者乎誠然朔芳躅步后塵驅煙防于黎元倘先開帷麟趾之意而安法乎周礼周官何异却行而
求及前馬尔其坐黃閣倚云屏宮靜滯达典情數

聖天子之愷澤道德齊礼而輔以政刑善頌善禱兮絃歌韻叶匹夫匹妇兮搖踵心傾自我侯兮滋止俾鷄
犬兮皆宁爰以休沐餘閒勤思典創文昌偕黃序增輝清風与迎暉相望城南樓煥其四面之洞穿走義祠
新慰群黎之瞻仰洵振契兮起衰作南天兮保障至於堂开旭日座駕春風臨位面東方之卦發生硯淑氣
之融燠朽是權非休何崇是用敬涓言旦送料鳩工扶欹斜為正直易剝居以丰隆外則观瞻作肅内亦寬
裕有容念自公而退食豈登陟之靡行試觀扶輿之秀水宜呼吸之通已而樓森巨圖云護前極厚其基址
高其址覺據崇者其体聳然者其身橫斜者其樞疎卷者口口或前而砌或中而建或戶而入或梯而升或
樓退兮僂仰或顧盼兮玲瓏戒今始其勿亟果何德以秋灵况天地本朱明時逢炎赫炊烟疑斷于青黃枵
腹正伤夫蒼赤元阳无悔旱魃兮暖零雨其濛油云安适莫感台兮天和登云擅兮自責切乃身兮一体痼
瘵莫流通兮四郊血脈未幾欢呼老叟狂叫童男嚴霖未盈滂沱正酣獲隨車之庆逢沛澤之甘既足引養

引恆歌休和兮

聖代具咸五兮登三維時植棠先生呼童命觴欣然起羣顧容而言曰幸哉受天之祐

矣夫君之構斯樓也豈以自娛而莫知所處耶視吾民苟其所思之或施所欲之未聚幾逸樂之是耽終自
 叢其怨府述者天鑑茲以有斯雨雨降而樓成晝雨之名義將焉取耶聞雨書魯史罕恫周道祥禔之微
 非偶巫尫之暴徒云有化工之潤物普美利於不言乃酌斗酒賦詩扁鵲歲月志夫恩依稀芳子之踪於今
 乃烈烟解潯陽之辭含毫涕洟是知先之憂者后之樂業之大者功之高矣時移而歲改得携手于今朝南
 津兮古渡北岸兮漁樵西山兮晚照東郭兮輕烟壯哉魂也莫不暢逸興而破蕭瑟先生安恆念切富教心
 勞靜兩江之浪流四野之膏展江城兮因虛接烟火兮半郊登斯樓以極目信物与而民胞林子况櫛闔于
 先生曰曩者五山九壑与滕峽出沒巨奸大滑非狗偷鼠竊之比韓王翁田諸公法策戎行煦垂百粵其諸
 險阨猶有指而述欽先生引手示曰黔江上游遠峯突兀距三十里而遙突獨於所宅密承平以利川貞吉
 百有這年矣林子曰

聖朝采遠安也大化旁溢集萬里之冠裳戴堯天与舜日觀今所以得知昔所以失宜先生之卧理從容潤
 飾乎經術也先生曰經術方疎亦竊踰分君言及斯交迫懇汗載琴鶴以扁舟漁一麾于边郡禹科撒乎精
 神終遂能於兩漢緒自今益當探更治之源誦循良之傳值未近兮居諸願无忘兮明倫林子聞此畢然高
 望而志遠焉乃为之歌曰楚客兮粵陳桂之春兮潯之秋兮秋又暮歌阻春兮聊蓬雨匪庚信兮蕭

楚若王樂分依列樂莫樂分故鄉俗又遺總分朝綱縵十月之交分月之望也風靜兮清齋出扶之掖之分
登高運暉豈不恒归兮路阻修玩白云之渺渺兮眺江水之悠悠試舉頭於天外兮相与疊歡觴冰于斯樓
不薰樓在府署北府固魯銘建

四穿樓在府城中街高三層四面洞洞今廢 國朝楊大讀重修樓記郡城南中街有四穿樓久已莫詳是
之所自康熙壬辰重建于前郡守毛公易名永鎮閱今四十有年矣樓後斜剝墜頃每適之心未嘗不怦
怦動乾隆壬申上官郡侯胡公至暨躬率吏次弟有啟與舉通併此樓新之漬喜得信夙願謹題焉以從
既落成俾郡侯登其上俯視江城若展肉色益信前大府陳公之題不虛於是郡侯下叩漬以四穿之義漬
榮穿之音有四其義有三惟切者洙者先取正音曰川葉音曰春去音曰釗穿者通也又穴也孔也入也鑽
也鑿也音若釗者貫也皆通之義也今軍中街止市居民藉輶絡繹於樓之下蓋四達焉樓之上開窓倚檻
全城環鎖枕山帶江歷歷如在目前可謂貫而通矣郡侯曰諒哉余嘗讀班史食貨志祢彭契穿穢猶朝置
滄海郡註釋家謂穿之云者皆皆荒梗今始開通之也專自秦穿又渠始入版圖漢谷永平馬潁潁方內屬
以迄與朝唐教四口口鑿其踞之邦衣冠文物幾與中土埒又不独地之改闢而已然則以君所釋合之余
所聞穿之時義大矣哉余与寮庸諸君奉 聖天子命抚叙边民民之望之若其祖父母馬推祖父母之心
保赤誠求視民之疾痛痾瘵若不啻身受而勤求所以安全之夫然後血脉通精神貫斯亦守令之責之不

可謝也顧名思義作如是觀焉可乎讀聞而恍然曰釋樓也通於治矣四穿之名百世不易可也迺退而浣手為之記

宋廖德明詩四壁先遮碍凭闌豁遠胸何須高百尺亦可卧元龍又南北東西四望開熙熙人似上春台時平不用籌也策閣看双江挹郭東林有席詩兩江曲抱古城頭雄視西南壯此樓殆越數

声淮上落海天障母檻前收屢銜止已參矣微帶石曾風載陸舟独有白云去渺々登臨遥望不禁愁也

人失名詩烟火潯阳一万家四圍風物總堪誇登樓有客吹長笛陪尽江城五月花

振遠樓在府城正德間參將房潤建

明甘振鎮遠樓落成詩序云時正德乙亥重九日房參戎拉予登酌

公創茲甚多此其一竹杖芒鞋快此游人間好景是清秋平生彭澤東離西今日潯阳鎮遠樓鼓角吹殘霜月冷金湯隔斷樓烟收折衝樽俎英雄事剛道猶公第一籌

妙蓮樓在西山

國朝孫欽昂詩妙蓮樓聳翠微中地勢崢嶸尽向東万壑云霞先捧日兩江舟楫快乘風

軍威旋看推渴虎興誦新傳集澤鴻太守不知山水樂且開文醜傲簾櫳碧嶺清瀨帶香斟指顧川原託想深恐有珍珠遺赤水愧无荔石惠清於座中英花澄清老極外堪題著作林他日潯阳重閣俗使車應駐日

崇陰

尊經閣在府學万麻間迄今祀

澄齋閣在府城平遠樓東今祀